

《中国观察之樁樁专栏》

# 对付“裸官”，不妨来个“以裸治裸”



在中国古代，一些裸体做官者，不带亲人家属，赤身而来，裸体而去，端的是两袖清风，来去无牵绊。所以说，当官还是裸的好，但要裸对地方。当下防控“裸官”，应该放弃“防”的思维，最好还是在“裸”上下功夫，让官员们裸得更彻底一些，从而实现“以裸治裸”。

眼下，“裸官”已越来越接近于过街之鼠了。自各地建章立制对“裸官”严加看管之后，中央也将之纳入今年的“紧盯”目标。据《京华时报》2月23日报道，《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》中提出，要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。

所谓“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的公职人员”，就是公众俗称的“裸官”。对于这类公职人员，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有过如

此批评：“你的配偶、子女都出国、办了外国护照，那你在国内做事什么意思，就算没其他问题，但是作为一个领导天天教育群众要有理想信念，要爱党爱国，可是随后拉开一个架子往外跑，你说的话群众能相信吗？”高教授这番话，大抵算是画出了“裸官”的形象。不过，虽然形象不佳，但“裸官”们却藏得很深，普通百姓根本不知谁裸谁不裸；而且国家真正大张旗鼓地防控“裸官”，也就是这两年的事，是在近30年来数千

“裸官”外逃之后。

本来，“裸官”应当是一个好词，在有些国家，它代表着光明磊落，个人信息无秘密。在中国古代，一些裸体做官者，不带亲人家属，赤身而来，裸体而去，端的是两袖清风。但现在，“裸官”被定义为外逃的可疑人物，语义颠倒，糟蹋了一个好词。当官果然是要裸，但真的要裸对地方。

近年来，对于“裸官”的防控，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些点子，譬如，深圳规定“裸官”不得担任“一把手”；有些社会精英则干脆提议，别让“裸官”当官了。显而易见，这些方法都带有“有罪推定”的特征，这在法治国家，是有些荒诞不经的。毕竟，官员也是合法公民，其子女有权出国求学、就业，并且“裸官”未必都是贪官，至少在没有查实之前还不是。所以，当下防控“裸官”，应该放弃

“防”的思维，最好还是在“裸”上下功夫，让官员们裸得更彻底一些，从而实现“以裸治裸”。

如何让官员裸对地方？我可以借鉴国外或我国古代一些清官的经验，那就是官员信息去神秘化，权力运行透明化。这是一种正确的裸，毋庸置疑，这种正确的裸，可以自动修正错误的裸。只要裸得正确，我们根本无须另行建立制度防控错误的裸。一套科学有效的制度，不仅可以管用上百年，而且可以管到其他很多方面，从而省去“一事建一制”的现象。

所以，这次国家相关部门打算制定管理“裸官”的相关规定，我认为不妨参考我的建议，让官员们都大大方方裸起来，让社会大众的监督提醒他们别裸错地方。这样，“裸官”一词就有机会恢复其褒义色彩了。

（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）

## 《异论锋生》

### “倒赵风潮”蔓延 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

赵本山的《2012》提前了两年，虎年春晚成了他的滑铁卢，在观众眼里一向低调、朴实、敦厚的老赵刚过了初一，就似乎没了十五。这几天来，有一股“倒赵风潮”正在网上迅速蔓延，先是其在春晚主演的小品《捐助》被评为最烂，紧跟着，其执导的电视连续剧《乡村爱情故事》也成众矢之的，因剧中广告泛滥，网民不客气地指出：赵本山想钱想疯了。

（2月23日《新华网》）  
在这些怨言中，小品《捐助》情节拖沓固然是重要原因，但矛头更多是针对里面植入的大量广告。在这个时候，泛滥于《乡村爱情故事》中的广告就显得愈加扎眼，“请不要在广告里插播剧情”就不仅是一种调侃，更是一种愤懑。

赵本山走红十多年来，一直很低调。但近年来，老赵突然发飙，俨然一娱乐界大佬，去年在春晚捧红弟子王小沈阳，今年又故伎重演，想把弟子王小利也捧上天。这还不算，去年以来，“本山集团”不仅在北京成立了刘老根大舞台，又不伦不类地在张艺谋贺岁片里连开“三枪”，七搞八搞，人早就飘起来了，你怎能还指望他踏踏实实实地演好一个小品？

严格来说，一个艺人提携弟子乃至做大做强，都是人之常情。但必须看到，赵本山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，靠的是观众的认可和信任，正因如此，当其处于巅峰时，哪怕有一点对自己“衣食父母”的怠慢，就可能被视为背叛。而现在，赵本山作为一个文艺界的领军人物，为名望和金钱已不惜透支个人信用，整个“本山集团”更是毫无遮掩地以贩卖恶俗来捞钱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“倒赵风潮”就是一种必然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再相信。一句话，赵本山的“忘本”恰恰是忘了自己，而忘了自己的入势必为他人所忘，这是文化规律，也是经济规律。（衡外）

## 《第二落点》

### “裸官”是官员信息公开的突破点

《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》中提到，要总结推广一些地区在开展廉政风险防范管理、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成熟经验，想深圳等地的试水经验，也在全国性“裸官”监管办法的考虑之中。

既然要总结经验，当然不能光看好的一面，深圳等地在监管“裸官”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难题，甚至一些不完善的地方，也应该是国家层面监管办法借鉴的经验。这其中的焦点，当然是“裸

官”信息公开方面遭遇的障碍。

由于后续消息不多，所以我们暂时无法知道监管“裸官”的新政遇到了哪些难题，但从既往的经验可以肯定，障碍肯定不少。那些“裸官”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抵触监管新政，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方面，更不可能轻易就范。国家层面监管办法要总结深圳等地的成功经验，更重要的是发现信息公开方面遭遇的障碍，从而在制定监管办法时最大限度地压缩“裸官”们软抵抗的空间。

《要点》中提到，要“深化政务公开、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，认真落实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加大群众关心热点问题的信息公开力度”，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面，不管多么神通广大的“裸官”，他们最怕的终究是信息公开。推进行政权力透明运行，官员信息公开是关键，官员信息能否最大限度向民众公开，更是关键之关键。就监管“裸官”而言，不妨将“裸官”信息完全向民众公开，而不仅仅局限于监管机构 and 上级部门内部掌握。

民众如果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谁是“裸官”，那种无处不在的监督，必将是监管机构的最有力帮手。解决监管“裸官”的诸多难题，也将变得简单易许多。

官员信息公开已是大势所趋，监管民众关注度高的“裸官”，应该是积累经验、寻求官民互动的一个最佳突破点。国家层面“裸官”监管办法能否最大限度公开官员信息，让内部监督与民众监督有机结合，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看点。（本报评论员 赵勇）

## 《第三只眼》

### 比“盯裸”更紧要的是“盯权”

近30年来，本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，携走资金五百多亿美元。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事先“裸”着的。“盯裸”肯定没有错，但如果将其视为防止官员外逃政策的全部，甚至反腐的根本要义，那就跑偏了。

就事实而论，“裸”的官员不一定“外逃”，要不然就不必

“盯紧”了，逮住“裸”的官员直接予以法办，岂不更省事。而“外逃”的官员也未必就是“裸”的，某些“外国”官员的“遗孀”滞留国内，即为明证。其实说到底，配偶子女是否均已移居国（境）外，未必就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，决定一名公职人员外逃与否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

除政治原因外，各国“外逃”的官员几乎都是腐败的，而腐败的官员也最想设法“外逃”。换言之，没有权力腐败作为前因，纵使天生就“裸”——压根不结婚不生子，也实难构成一名官员外逃的基本动因。

假若能够彻彻底底盯住权力，使其在公共监督的阳光下

行驶运行，哪怕普天之下都是“裸官”，恐怕也不算什么问题。所以在此意义上，与“盯裸”相比，或许公众更期待的是——公职人员的信息公开、配偶子女从业申报等一再搁置的“盯权”事宜，也能有国家职能部门去落实。

（司振龙）

## 《热点纵论》

### “完不成任务就辞职”是丑陋的群官表演

重庆武隆县搞了一场官员承诺宣誓活动，100多名县级、乡镇、部门“一把手”依次走上主席台，面向800名干部代表和电视机前的几十万武隆市民宣誓：完成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各项重点任务，“如果完不成，主动辞职。”

（2月23日《重庆晚报》）

作为仪式之一的宣誓，自然逃不掉程序化和象征性的特点。程序化就是一招一式都要讲规矩，而象征性则是宣誓等仪式的全部意义之所在。公务员宣誓的必要性，就表现在它象征着一个公民从此担负起国家公职，他必须为此恪尽职守。仪式的滥用，免不掉使宣誓从仪式化变异为形式

化。宣誓本应当体现的实质意义全部被蒸发殆尽，只留下表面化的形式和过场。官员食俸禄，自当在平时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以不辱使命，这样的本分似乎不必依赖公开宣誓去强调或兑现。

真正让人忧虑之处还不在于这些，而应当是宣誓活动的变味与走调。官员要向谁宣誓，武隆的“一把手”们的宣誓对象显然是所谓800名干部代表。尽管新闻也提到“电视机前几十万武隆市民”，但不在现场的他们只能算作看客。而官员们所承诺的内容，也仅仅是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。“完不成任务主动辞职”的狠话，是对上级负责的一种斩钉截铁的

表白，一切环节都将民众的角色置于顾虑之外。如果说这样的宣誓确实也还有它的象征性，那么它的全部意义就是将“唯上”、“唯官”进行了一次大张旗鼓的仪式化。

在任何—一个地方，政府的权力和能量都无法低估。如果地方政府爱上宣誓这种名堂，那么让这些“一把手”拿官帽宣誓算不得什么，组织一场万人宣誓也只能算小菜一碟。但权力必须有所顾忌，它显然不应该把向上级表决心这样一出闹剧披上自以为庄重的面纱。60多年发展历程，30多年改革开放，随之而来的是民智的启蒙与释放。地方政府的一

言一行，万万不要认为解释权握在自己手中，社会和民众会有自己的判断，只有坦然和真实的东西方能在官民之间产生共鸣。把“唯上”仪式化，其实就是一种对民众智力的愚弄和嘲讽。

如果真要宣誓，那么，承诺的目标该让民众确立，践诺的效果让民众去评价，奖励或惩罚由民众来监督。既然权力来源于民众，那么向民众宣誓才符合仪式本身的逻辑。不过，民众愿意不愿意接受官员的宣誓，那又要听从他们真实的意见。其实真正的为民谋利，早有法律规制出来的大道可行，完全没有必要搞繁文缛节哗众取宠那一套。（周东飞）

## 《相关评论》

### 所谓宣誓，只是又一次“重要讲话”

从这些一把手“有的变得结巴，有的忘了事先想好的誓词，有的忘了举起右手，还有人忘了报自己姓名”的现场表现来看，此番宣誓应该大多是领导要求下硬着头皮的无奈，而与自发的履责意识、自觉的为官责任感等注定没有多大干系。因此，虽然在形式上看，“一把手”们放下官架子宣誓“完不成任务就辞职”，但谁都知道那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而只是例行公事地完成另一种形式的“重要讲话”。

让官员以“官帽”作担保，本应是政绩考核的一种常态，不必借言不由衷的宣誓表演来确立。官员应该能上能下，民众所授予的“官帽”，不应该是超级稳定的，更不应该是只能升不能降的。更何况，与“官帽”挂钩的“任务”，其核心

内容大多是招商引资，这已经远远偏离了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法定职责——形式上是新颖的官员集体宣誓，实际搞的仍是“全民招商引资”的老一套。

不难看出，所谓“完不成任务就辞职”的“任务”，并不以公众的利益诉求和好恶意志为转移，而仅以真正的地方“一把手”之政绩需求与个人拍板为圭臬。表

面上，走上主席台的官员是对着当地几十万市民宣誓；实际上，却只是对地方“一把手”等少数几个人宣誓。正如给官员安排任务、评价有没有完成任务的权力都不掌握在公众手中，决定某个官员应否辞职的权力亦不可能为公众所拥有——“完不成任务就辞职”的官员宣誓，对公众而言其实只是纯粹说说而已。（舒圣祥）

## 《热点纵论》

### 均衡教育资源 别光折腾教师

为了遏制择校热，日前公布的《江苏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〉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规定：“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满六年的，应当流动。”（2月23日《扬子晚报》）

“择校热”缘于教育资源分配失衡，均衡教育资源是遏制“择校热”的不二法宝。不可否认，让教师这个最重要的教育资源“流动”起来，有利于教育资源“均衡”，有利于遏制“择校热”——但这只是有利的一面，而不不利的一面呢？

首先是教师们不停地“被折腾”。这几年在这所学校教书，过几年到另一所学校任教，举家搬迁，居无定所，涉及家属就业、子女转学、适应新岗位、熟悉新学生等一系列问题，而当这些问题逐步解决之时，他们又将面临另一次搬迁……俗话说，安居才能乐业，当一名教师不停地被调来调去，当他意识到在任何一所学校都呆不长，他还会将全部精力用于教书育人吗？当学校意识到任何一名教师都要被“交流”出去，培养优秀教师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，那么各个学校还会舍得投入吗？

实际上，教师虽是重要的教育资源，但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根源却不在教师。除教师之外，教育资源还包括教学设施、教学管理、教学环境等各个方面，“凤凰到了鸡窝也会变成鸡”，再优秀的教师到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不足的学校，也会变得碌碌无为。所以，均衡教育资源最重要的途径不在于强制教师“流动”，而在于均衡教育投入。准确地说，教育投入要向落后地区倾斜，向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倾斜。当各个学校的教学硬件和软件旗鼓相当，当教师在农村学校任教的收入反而高出一截，那么不必立法强制，农村学校自然能吸引优秀教师加盟，教师资源自然会趋于均衡。而这种情况下的“流动”和均衡，就是一种基于双向选择、充满竞争活力的“流动”和均衡。（晏扬）